

何为“历史唯物主义”？

程 彪，李慧明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其基本内涵应当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确定，即抛弃一切脱离现实历史的抽象观念，按照社会历史自身的本来面貌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它不仅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针锋相对，更是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也不是要建构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而是要寻求和确定“人的解放”或“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构成其核心问题，批判性是其基本理论本性。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 (2017) 01-0013-07

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当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来指称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与思想时，我们并没有先行辨明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由此导致在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多种解读模式多元并存的理论格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边界被高度模糊了，甚至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哲学还是科学也成为难以决断的公案了。这严重影响到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发明和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恩格斯晚年才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以之指称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 [P698.852注释364] [2] [P692.698.700] 此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最多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概念。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狭隘的哲学观念，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仅仅理解为狭义的历史观理论，而是理解为马克思哲学或世界观理论^[3]，那么，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马克思哲学并没什么不妥，而且可

能是更为恰当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

—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文简称《终结》）中明确提到“唯物主义”概念的三种用法，并在梳理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首先提到的是在“本原”问题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

收稿日期：2016-09-15

作者简介：程彪，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慧明，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本原问题上,“唯物主义”所指的是承认自然界是本原的,或自然界对于精神的先在性的各种哲学学派。恩格斯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2] P224-225)}

恩格斯还提到“庸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恩格斯指出,施达克以这种“庸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不可能理解和评价费尔巴哈,而且由于超出了本原问题,只能造成思想混乱,“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呢?”“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2] P232)}

除了这两种唯物主义之外,恩格斯特殊强调了一种“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唯物主义:“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2] P242)}这是在“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理解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谓“唯物主义”是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所谓“唯心主义”是从幻想的联系来理解事实。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

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确定的。

恩格斯指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 P228)}旧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仅对自然界持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持一种非历史的观点。现代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与辩证的世界观。恩格斯指出,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一切事物的科学”。^{[2] P246)}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中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 P247)}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2] P257)}作为“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充分意识到事实及其内在联系的过程性、历史性或辩证性,并由此出发理解事实自身。恩格斯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没有局限于自然领域来理解辩证法一样,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也即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新形态。这种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被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之中,因而它“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1] P481)}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它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一样,体现了一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运用的结果。

恩格斯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阐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中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初创之时所强调的正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变革，即“真正的实证科学”对抽象的哲学思辨的批判与超越。“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4] [P73-74, 76]}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也充分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内涵。“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 [P92]} 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还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荒谬之处在于从各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如“自我意识”、“人”、“唯一者”等出发来臆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要求从历史的现实基础出发，如实地“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交往形式”或

“市民社会”出发，“阐述”、“理解”、“描述”并“阐明”社会历史问题。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许多场合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药方公式，而是指导具体研究工作的方法指南。

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理解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思想精髓。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根本涵义，并不为寻找某种可以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的物质性因素，如生产力、技术或自然环境等，而在于抛弃任何形而上学臆想或意识形态观念，从社会历史自身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问题，进而确定历史的现实基础。

二

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历史自身或历史的现实基础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特别强调“经验观察”对于确定历史的现实前提与现实基础的重要性，甚至在《终结》中，恩格斯认为现代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证明，“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2] [P250-251]} 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经验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正是通过对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而实现，历史前提与历史基础的确定，都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经验直观而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 [P73]} 因此，无论是对于事实的“经验观察”还是“完整描述”，都不能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强调经验观察，是为了与在历史观上完全脱离现实、漠视经验、任意虚构历史的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针锋相对。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发展过程中,起初所着重批判的只是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思辨,而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哲学人本学则是高度认同和赞扬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而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5] P96-97}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从其认识论根源上揭露了“思辨结构的秘密”。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正是费尔巴哈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6] P118,159-160,177}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虽然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并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以与其理论的或哲学的人道主义相区别,但在思维方式上还是高度赞扬费尔巴哈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的批判的。只有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在思维方式上的问题,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划归为旧唯物主义,并把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起予以批判。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认为一种“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思维方式,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样,都没有从“实践的”方面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因而这种直观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4] P56-57}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批判与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其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由于离开了事物产生过程,离开实践和现实的历史来理解事物,所以尽管费尔巴哈非常强调感性、现实性,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理解还是对人的理解都是抽象的。从这种非历史的抽象

的自然或人出发,费尔巴哈不可能真正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费尔巴哈如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 P78}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确定作为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或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确认为历史的前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 and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 P66-67}费尔巴哈也强调人的现实性,然而,由于离开了实践,只是把人的现实性归结为单个人的自然属性,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个人”仍然是抽象的、孤立的,是非社会的、非历史的。“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4] P77-78}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以及现实的生活条件确定人的现实性,根本批判和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现实性的抽象理解。而只有根本超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确立起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真实理解,并把“现实的个人”确认为历史的前提。同样,也只有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才真正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把同人们的

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4] P92} 这一历史基础的确认更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所不能企及的。费尔巴哈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只能把历史的基础归结为某种抽象的观念,即归结为抽象的“类”或“人”的观念,因而现实的历史始终在他的视野之外。这种对于历史基础的确认,是马克思多年的社会历史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或市民社会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此过程中,对工业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肯定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视域和逻辑思路的转换具有关键性意义,^{[7] P267-268,339}使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和批判最终超越了抽象的哲学人本主义的异化颠倒的批判逻辑,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性批判,揭露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前提所辩护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暂时性。而在思维方式上,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所着重批判的正是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粗陋的经验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下文简称《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剖析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把思想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等同于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的唯心主义错误,也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在其产生时期从“生动的整体”开始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只能达到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8] P41-42}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P39}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建则更是如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其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而鄙夷费尔巴哈、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空洞、贫乏与拙劣。

三

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其根本目的不是要建构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而是要寻求和确定“人的解放”或“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而只有深入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揭示出这种现实条件。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问题。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 P8}但实际上,在历史唯物主义初创之时,即在《形态》中,这一核心问题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被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私有财产关系的实质,以及扬弃私有财产以及这种对立关系的历史必然性。^{[5] P72}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可以说是贯穿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只是这一批判在《资本论》中得以充分展开和最终完成。因此,必须突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批判性本性。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确定为历史的基础,并集中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正是其批判性的体现和实现。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重点也不在于其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在于这种抽象思辨,无论如何“震撼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触动现实一丝一毫,反而是对现存状况的肯定与辩护,因而与共产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历史唯物主义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为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并非抽象的普遍历史规律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一问题是抽象的历史哲学中的问题,应当断然否认与抛弃。被恩格斯指认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以及马克思自己在不同场合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

不能在实证历史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为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只能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理解为具体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或哲学思维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说明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9][P11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中产生成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等的阐述,表面上看,似乎是在一般历史意义上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与内在矛盾,然而,实际上却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而言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回顾自己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解剖“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黑格尔所概括的“市民社会”。^{[9][P32]}在《形态》中,虽然马克思有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全部历史的基础,但马克思同时也非常肯定地指明,“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4][P87-88,130-131]}而且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4][P104]}这充分表明,马克思所讨论的生产工具、生产力乃是大工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所有制乃是现代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只是大工业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虽然马克思也说这种矛盾贯穿于迄今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但这种断言不能理解为对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而应理解为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反观历史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的生产方式来考察。”^{[4][P152]}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强调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的方法论意义。^{[8][P46-47]}而且,《形态》与《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分析与批判的基本结论是高度一致的。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涵之规定是资本与

劳动的对立的判定;关于现代生产力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观点。所以,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发现,^{[1][P776]}就必须结合到一起来理解,不能理解为彼此分离、先后相继的两个发现,即把第一个发现归为《形态》的成果,而把第二个发现归为《资本论》的成果;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割裂为两部分或两种形态。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人的解放”或“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在《形态》中,这种现实条件被归结为两点:一是“一定的生产力”,一是实行全面变革的“革命群众”。^{[4][P93]}马克思强调这种现实条件是通过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发展而产生的。如果不具备或不能意识到这种现实条件,那么,“人的解放”或“共产主义”就只能是空想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使消除物质生活的匮乏成为可能,在此前提下,革命斗争才有可能超越争取必需品的物质利益斗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共产主义革命,也即消灭劳动、消灭分工,或准确地说,消灭谋生性劳动和消灭强制性分工,以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本质。生产力表现为一种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力量,甚至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在现存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因而必然要被突破。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充分表明并实际发展了生产与交往本身的社会性、世界性,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

世界性的联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所取代。生产力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往的普遍化,必然要求废除私有制,并使一种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建立成为现实,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控制和利用社会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往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具有彻底的革命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形态》

第一次阐明了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 [P74-75,87] 这既克服了《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哲学人本学的思想立场和论证思路,而且也确立了此后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点。

参考文献:

- | | |
|--|---|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 [3] 孙正聿.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J]. 哲学研究,2007(3).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责任编辑/陆继萍

What 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G Biao, LI Hui-m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modern form of materialism. Its basic content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conceived as a philosophical means of thinking, i. 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society and history just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nd discard all kinds of abstract ideas divorced from the real historical world. The philosophical mode of think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either empirical nor positive. It not only contradicts directly to Hegelian speculative idealism, but also transcends Feuerbach's contemplative materialism. The theoretical goa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oes not aim to construct a science of history similar to a natural science, but to discovery, and ascertain the real conditions of human liberation or Communism. Therefore, the critique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 the core iss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is, critique is the nature of this theor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de of thinking;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ommunism